

# 从基督教文化视角观照莎士比亚创作的宗教性

王红莉

(陕西教育学院中文系, 陕西西安 710061)

摘要: 西方学者在论及莎剧前后期作品的巨大差异时, 注意到莎士比亚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潮的针砭乃至反驳, 我国国内学术界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只强调莎氏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表对希腊精神的继承性, 忽略了莎士比亚作品内涵的复杂性和多义性。现从基督教文化视角审读莎士比亚, 以世俗人本意识和宗教人本意识的融合, 重述其作品的独特魅力, 使西方经典作家作品的重读呈现出新意。

关键词: 基督教文化; 世俗人本意识; 宗教人本意识; 人性; 神性

中图分类号: I561.0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98X(2010)01-0065-04

莎士比亚在西方文学中的地位用美国结构主义学者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话来说就是: 莎士比亚就是西方文学正典的中心, 他设立了文学的标准和尺度。<sup>[1]</sup>那么莎士比亚戏剧的魅力到底何在? 是什么成就了他正典中心的地位呢? 这个问题大概是莎学界无法全面回答的。但是, 我们无法回避的就是, 莎士比亚戏剧是在基督教文化语境中创作的, 圣经给予了莎剧无穷的养料, 是其剧作思想魅力的重要来源。英国学者柏格斯(Baigeshi)曾指出: 莎士比亚汲取圣经的井泉如此之深, 甚至可以说, 没有圣经便没有莎士比亚的作品。<sup>[2]</sup>而英国当代评论家海伦·加德纳(Helen Gardner)将莎士比亚悲剧直接称为“基督教悲剧”, 在加德纳眼中, 莎士比亚的确以最为优美动人的形式表现了显然是基督教的观念, 他所揭示的神秘, 都是从基督教的观念和表述中产生出来的, 他的一些最有代表性的特点, 都是与基督教的宗教感情和宗教的理解相联系的。加德纳认为: 莎士比亚悲剧与古希腊悲剧之间的那些特殊区别, 也都源于基督教教会的创立所引起的宗教思想革命。<sup>[3]</sup>因此美国学者欧文·白璧德(Owen Babbitt)和俄罗斯学者舍斯托夫(Sheshituofu)不约而同极为重视莎士比亚剧作, 不同意给莎士比亚简单贴上一个“人文主义”(humanism)标签就万事大吉。他们在阐释莎士比亚时都谈到莎士比亚作品的“断裂”, 也就是莎剧前后期作品的巨大差异时, 都提醒人们注意莎士比亚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潮的针砭乃至反驳。也正是在这一点上, 我国国内学术界在较长的一段时期认识有失偏颇, 仅仅只是强调莎氏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表对希腊精神的继承性。如此一来我们便很难体味莎剧真正的独特魅力, 即“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的复杂性和多义性仅成为空洞苍白的言说。正如文艺复兴是古希腊原欲型人本主义和希伯来基督教人本主义的融汇, 莎士比亚的作品也包含着两个维度, 即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 他既满腔热情地弘扬希腊精神, 肯定人的正当欲望, 歌颂人性、青春和爱情; 又真诚地张扬希伯来精神, 由衷赞美高尚的道德和仁慈博爱理念, 从而为人类文学宝库贡献出一部部既洋溢着现世欢乐, 又引导人趋于崇高的戏剧精品。<sup>[4]</sup>

收稿日期: 2010-01-06

基金项目: 陕西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08JK024)

作者简介: 王红莉(1964-), 女, 甘肃兰州人, 陕西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在前期的喜剧和历史剧创作中,莎士比亚无疑深受文艺复兴前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反对禁欲主义,肯定人的现世生活的意义,肯定人的自然欲望的合理性。然而,和彼德拉克、薄伽丘等人不同,他几乎从来也不曾表现出/人欲天然合理0这种一味的肯定人的自然欲望的态度,而是主张让自然欲望在人智的引导下,沐浴上帝之爱的阳光雨露,从而去其粗俗乃至野蛮与疯狂的成分,进而出落得圣洁而高雅,激情而节制,浪漫又美丽。莎士比亚早期的抒情诗男女之爱不可谓不热烈奔放,但总是热情而又理智。如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斯》<sup>6</sup>,写爱神维纳斯追求美貌猎手阿都尼斯的故事,显示了女性之爱的不可抗拒,但又不显得粗俗和外露。《鲁克丽丝受辱记》<sup>6</sup>描写了热烈的爱,也歌颂了妇女的忠贞,热情与节制得到了统一。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往往把爱情与友谊之花开放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土壤之中,尽显其美丽高洁。爱情与友谊相伴,本身说明了自然爱欲在崇高情感支撑下成为美丽的情感,其中闪现了理智和仁慈的光辉,透射出自然人性的美。古希腊式的爱欲冲动与个性自由和基督教式的宽厚与博爱交相辉映、水乳交融。他早期喜剧的代表作品,如《仲夏夜之梦》<sup>6</sup>、《威尼斯商人》<sup>6</sup>、《第十二夜》<sup>6</sup>等等都延续并拓展了抒情诗的主题,所有爱情都以善良、无私、坚毅、忍耐、真诚、宽容等高尚的品质与情操为前提,因此这种爱情是生发于世俗情感的,但又有超世俗的倾向,自然爱欲经理智与仁慈过滤后升华为美的感情。如《威尼斯商人》<sup>6</sup>中巴散尼奥和鲍细霞的爱情,罗伦佐与吉雪加的恋情几乎都剔除了赤裸裸的肉欲成分,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份自然清新而又古典浪漫的纯美的感情。可以说,在莎士比亚的喜剧中,放纵的爱欲从来都是不被肯定的。和薄伽丘们以/人欲天然合理0反禁欲主义不同,莎士比亚以/爱情天经地义0反禁欲主义,既反映人对世俗性快乐和幸福的追求和满足,同时又以人所固有的理性(这种理性更多地体现为基督教理性或基督教道德原则)来加以规范。

在早期历史剧中,我们可以看到,潜伏于人的灵魂中的贪恋与邪恶,使早期诗歌与喜剧中出现的人间/伊甸园0这样的美丽世界平添了诸多因互相争斗、倾轧、残杀带来的血腥与阴暗。如亨利四世,他凭借假装的德行和并非假装的才能夺取了王位,同时又凭借老练精明的政治手腕和勃勃的治国雄心及出众的才能,迅速平息叛乱,使国家安定统一。但在莎士比亚看来,他并不是理想的君王,而只是一个有才干的野心家。因为,他虽有帝王之才,却无帝王之德:仁慈、宽厚。所以莎士比亚给我们塑造了一位理想化的君王形象)))亨利五世,他的治国才能比他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道德上更是远在父亲之上。他虔信上帝,胸襟开阔,宽厚待人,从不居功自傲,处世公正严明,所以,上至王公,下至庶民,都对他奉若天人,敬若神明。莎士比亚希望人间的帝王有上帝和耶稣的秉性,理想的君王应是人间的上帝。

很明显,莎氏的早期历史剧和喜剧在道德理想上是基本一致的:在肯定人的现实欲望的合理性,肯定人自身力量与价值的同时,又仰望上帝的恩典,让基督之爱的灵光净化世态人心,让天国的理想出现在此岸世界。和文艺复兴前期的人文主义者相比,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富有极其浓郁的基督教文化气息。

## 二

理想毕竟是理想,终究无法取代严酷的现实。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当莎士比亚从浪漫的梦幻中清醒过来时,就不得不从前期的历史剧和喜剧创作转入后期的悲剧创作。因为他在肯定人自身情感欲望和理性的同时,也看到了情感和欲望无度挥洒所带来的恶果,越来越注重描写情欲的无度追求与理性之间发生的冲突。这也表明莎士比亚后期的人生信念,不再对人性的充分扩张持乐观态度,开始对扩张的人性持怀疑和审慎态度。所以他在悲剧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幕幕恶欲如何践踏仁慈宽厚的逼真画面。那真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sup>[5]950</sup>—一个失落了上帝的时代。追求情欲的满足如何避免放荡和损人利己,追求财富和权力如何避免变成野心和贪恋的放纵,就成了莎士比亚作品给人留下的课题。从深层意思上说,也是/To be, or not to be0(/生存还是毁灭)<sup>[5]967</sup>的问题。可见,人的情欲追求的合理性与当时莎士比亚头脑中所理想的基督教理性原则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莎士比亚戏剧中最本质的冲突。这一点通过对他的代表作《哈姆莱特》<sup>6</sup>的深入

分析就可以把握。

悲剧《哈姆莱特》的剧情虽然发生在中世纪的丹麦,但作品中所揭示的环境气氛及人物的精神面貌,却典型地反映了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英国的社会矛盾。在时代矛盾的漩涡中,《哈姆莱特》探讨了人自身的本性问题 and 人类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境遇问题。下面主要就《哈姆莱特》剧中主人公的重要独白透视莎士比亚作品浓厚的宗教情结。

哈姆莱特最为人们称颂的独白就有一段对人的讴歌,“人类是一件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sup>[5]956</sup>这段描写既可以说是哈姆莱特原来想象中的“人”,也是他“重整乾坤”后希望出现的“人”,也是莎士比亚自己关于“人”的一种理想,但绝不是薄伽丘和拉伯雷的理想中的“人”。因为这段著名独白中讲的“人”,其文化血缘关系主要是基督教。莎士比亚对当时的人和社会的认识有其特定的文化视角。他从基督教的观念出发,认为人之所以是“一件了不起的杰作”,是因为它是上帝创造的;正因为它是上帝的造物,而且如《圣经》所说是上帝照自己的模样造出的,所以才有“高贵的理性”、“伟大的力量”、“优美的仪表”、“文雅的举动”,才像“一个天使”、“一个天神”!上帝创造了自然之后,又创造了人,并把自然世界的一切都交给人去管理,而且在所有的造物中,只有人是按上帝的模样造出来的,人当然就成了“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尤其是人有“高贵的理性”,它能看护灵魂,使其不受贪欲的侵蚀,从而沦为冲动的恶欲的奴隶。这“理性”无疑有上帝之神形的附着,意味着“节制”与明辨善恶。这“神性”、“理性”也即意味着人的善性,善性与人同在,因而最终善的力量将战胜邪恶。这是莎士比亚相信人类有美好未来的人性依据,是一种源于基督教文化的“神性论”,“神性论”在本质上依然属于人性的问题。但莎士比亚又看到了人性恶的秉性。而现实中的人,理性的堤坝被私欲的洪水冲垮,从而走向了堕落。哈姆莱特的叔父克劳狄斯渴望权力并且能够不择手段地获得权力(王冠);渴望女人并能不择手段地获得女人(乔特鲁德)。这充分说明人自身情欲的无限度地张扬必然会导致人欲横流,使仁慈和宽厚遭到无情地践踏。正如克劳狄斯所说:“这贪污的人世,罪恶的镀金的手可以把公道推开不顾,暴徒的赃物往往就是枉法的贿赂。”<sup>[5]980</sup>

哈姆莱特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本应是座“美好的框架”,是顶“壮丽的帐幕”,是“点缀着金黄色的火球的庄严的屋子”。<sup>[5]958</sup>这俨然是上帝创造的伊甸园,或者说,莎士比亚要构建的现实中的伊甸园,隐含了《圣经》中的乐园的原型。乐园理想的无法实现,是因为人自身的堕落和恶欲的放纵,“罪恶的匆促”使世界变成了“一个不毛的荒岬”,“一大堆污浊的瘴气的集合”,<sup>[5]958</sup>“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sup>[5]939</sup>因此,他“但愿这一个坚实的肉体会溶解、消散,化成一堆露水!或者那永生的真神未曾制定禁止自杀的律法!”<sup>[5]938</sup>在这段引文中,哈姆莱特正是在重复着基督教天国是美好的,人世是丑恶的。哈姆莱特没有脱离基督教基本观念的制约,基督教的道德思想原则仍然是他批判社会的基本准则。甚至他不能自杀,也完全是因为要遵从基督教的规定。在剧中第三幕第一场哈姆莱特感叹道,“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折磨,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飞去?这样理智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sup>[5]967</sup>从中可以看出宗教思维模式深深禁锢着哈姆莱特的行动力,使他成为一个只会思考而缺乏行动能力的哲人。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诛杀克劳狄斯时为什么那么艰难了,也就能够真正理解哈姆莱特悲观失望的真正原因了。

哈姆莱特对克劳狄斯等人的邪恶行为的极端厌恶,更多的是因为克劳狄斯的全部行为不符合自己理想中基督教的教义。我们都知道,在第三幕《城堡中的一室》中,当他的叔父正在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祈祷忏悔的时候,哈姆莱特曾经拔出剑来。剧本这样描写哈姆莱特的内心活动:“他现在正在祈祷,我正好动手;我决定现在就干,让他上天堂去,我也算报了仇了。不,还要考虑一下:一个恶人杀死我的父亲;我,他的独生子,却把这个恶人送上天堂。啊,这简直是以德报怨了。他用卑鄙的手段,在我父亲罪孽方中的时候乘其不备地把他杀死;虽然谁也不知道在上帝面前,他的生前的善恶如何相抵,可是照我们一般的推想,他的孽债多半是

很重的。现在他正在洗涤他的灵魂,要是我在这时候结束了他的性命,那么天国的路是为他开放着,这样还算是复仇吗?不,收起来,我的剑,等候一个更惨酷的机会吧;当他在酒醉以后,在愤怒之中,或是在荒淫纵欲的时候,在赌博,咒骂,或是其他邪恶的行为的中间,我就要叫他颠蹶在我的脚下,让他幽深黑暗不见天日的灵魂永堕地狱。<sup>[5]980</sup> 哈姆莱特显然深受基督教天堂地狱之说的深刻影响。按基督教教义的说法,一个人不管生前做了什么样的恶事,只要他临死之前忏悔了,也就无罪了。从中可以看出,哈姆莱特的矛盾和犹豫,根本原因还是源自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思想与人的欲望的冲突。

哈姆莱特在激愤中对自我也做过深刻地剖析,一个人要是在他生命的盛年,只知道吃吃睡睡,他还算是个什么东西?简直不过是一头畜生!上帝造下我们来,使我们能够这样高谈阔论,瞻前顾后,当然要我们利用他所赋予我们的这一种能力和灵明的理智,不让它们白白费掉。现在我明明有理由,有决心,有力量,有方法,可以动手干我所要干的事,我却因循隐忍,一切听其自然,啊!从这一刻起,让我摒除一切的疑虑妄念,把流血的思想充满在我的脑际!<sup>[5]990</sup> 而后在克劳狄斯的布局中,哈姆莱特虽侥幸杀死了他,勉力完成了替父报仇的心愿,但并不能使哈姆莱特有所宽慰。因为以基督教原则为行为准则的他根本就不愿像他叔叔那样为了某种目的就不择手段去杀害亲人。况且哈姆莱特心中的最大疑虑也并没解决,那就是对人的生存价值的质疑。在他看来,复仇固然重要,但他更承载着重整乾坤的重任,而这于他来讲是力所不能及的。就此他发出慨叹,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年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sup>[5]950</sup> 所以与其说是哈姆莱特主动承担了这一责任,不如说是这一任务落在了哈姆莱特身上。哈姆莱特在个体心性气质上并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想确认生命价值何在的思想者。

正是伴随着对幽暗人性和堕落世界的不断认识,莎士比亚早年的理想已被现实的残酷击得粉碎。即便在这种情形中,莎士比亚还是在道义上留给人们些许安慰和缕缕希望,因为他依然相信:虽然/残暴0可以践踏/仁厚0,但/仁厚0最终仍将是胜利者,上帝依然站在正义一边,这世界还有末日审判的那一天。正如他早期喜剧与历史剧中人文主义理想的闪光点总落在基督式的仁慈、宽厚、博爱上一样,在悲剧中,仁慈、宽厚、博爱则成了映照灵魂善恶的是非明镜。

### 三

莎士比亚一方面适度地肯定了人类情感欲望的合理性,同时又试图把基督教原则,特别是基督教人文主义中强调人具有自我拯救能力、自我救赎能力的思想接收过来,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他的晚期的传奇剧,其实就是在二者间寻找平衡的产物。莎士比亚的传奇剧不再像喜剧那样,凭着几个才智过人、道德崇高的人物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制服邪恶,建立人间乐园,而是要善良的人们经过种种磨难,与邪恶势力艰苦抗争之后方能取胜,而且往往是善良者的道德感化使邪恶者弃恶从善,双方握手言和,矛盾得以解决。那一个个因嫉妒、贪欲、仇恨而造成分裂的家庭,在度过了严酷的冬季之后最终在宽恕、悔悟的心境中破镜重圆,迎来了祥和欢乐的春天。如5辛白林6、5冬天的故事6,尤其是被称为/诗的遗嘱0的5暴风雨6,更是以象征、寓言的手法,探讨人性的善恶问题,完整地表现这种道德理想的压轴之作。剧中普洛斯彼罗象征知识与理性,凯列班象征着人的愚昧和恶欲。凯列班慑于主人普洛斯彼罗的法术之威力,也即人智与理性的威力,才不得不俯首称臣,但内心却暗骂普洛斯彼罗是/暴君0,总是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但是终未成功。这一方面说明崇尚知识、开启人智,是使人性趋善并解决社会恶欲泛滥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又说明,邪恶对理性总是不甘屈服的,要消除邪恶是艰难的,乃至是不可能的。因此,人所构成的这个世界总是与邪恶相伴,那么,人切不可丧失人智与理性,否则,恶欲将泛滥成灾以至毁灭人自己。人由于是上帝的造物,因而必然有/神性0,有仁慈宽厚的品性和高贵的人智,因此恶欲终将受到抑制并向理性/称臣0。人类旅途尽管难免有艰辛曲折,但前景是美好的。所以,莎士比亚借剧中女主人公米兰达的口,说出了与/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0类似的称美之语:/人类是多么美丽!啊,新奇的世界,有这么出色的人物!<sup>[6]1834</sup>

因为莎士比亚的人文观念明显与基督教文化有血缘关系,使他对人的认识在深刻性上超越了此前的人

文主义作家。他的仁慈、宽厚、节制、博爱,不以恶抗恶等等,使他的胸怀拥有了基督的宽广与深沉;而他对人智与知识的崇尚,又显然与拉伯雷以及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崇尚人智(理性)的传统相连接,而放纵原欲的传统则被基督教的节制原则/过滤后有选择地纳于其思想中。因此,莎士比亚既沟通了人文主义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联系,又延续了中世纪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之血脉,他的创作是世俗人本意识与宗教人本意识相融合的典型范例。

[参考文献]

- [1]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M].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 [2] 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M].上海:上海书店,1992.
- [3] 海伦#加德纳.宗教与文学[M].沈弘,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 [4] 梁工.莎士比亚与圣经(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5] 莎士比亚.哈姆莱特[M]//莎士比亚全集(中册).朱生豪,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
- [6] 莎士比亚.暴风雨[M]//莎士比亚全集(下册).朱生豪,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沈正军]

A Study of Religiousness in Shakespeare. s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ristian Culture

WANG Hong2li

( Chinese department, Shaanx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 an 710061, China)

Abstract: The western scholar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Shakespeare. s criticized and even refuted the humanism ideological trend during Renaissance when concerned the huge difference of Shakespeare. s works in early days and later periods, the continental academic circle of China only emphasized Shakespeare, a representative of humanist literature during the Renaissance, which has carried forward Greek spirit, but neglected the complexity of the Shakespeare. works in long tim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heck and approves Shakespeare.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ristian culture, reanalysis the unique charm of his works by the interfusion of secular humanist awareness and religious humanist awareness, brings new ideas into the re- reading of the literary works authored by Western classical writers.

Key words: christian culture; secular humanist awareness; religious humanist awareness; humanness; deity